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十五

撫治下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兹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

捕使之無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

餘二年衣食之道曰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君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儈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憚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

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年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
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
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
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
爲患愈肆今若復閙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
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
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
各以千計毋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
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
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

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咸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役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苟必盡誅其人興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

籍膏腴之田以資獵獲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有虞舜有苗之征使邊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羨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瘴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以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勝皆

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欲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搶掠無處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士民釋冤死孤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

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獞獠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

此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敢之免則有退縮畏避之弊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敝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尚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

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
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
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
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
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
投順决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
持歸省諭盧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
亦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
俱已伏其辜爾等亦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

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必有爾

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覬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三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舉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等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因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

爾至此又復叛爾斷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有爾矣爾可
勿復憂疑但爾辭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
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
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屬蘇王
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和當爲之請命乃解其縛
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
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
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
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念猛原無叛情罪
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

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將虜事勢參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勑諭便宜爭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進

寓曰父家業破蕩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郎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

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强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輙數萬非我　皇上洞明治體畧降恩詔撫散脅從繼命將帥誅鋤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

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西之賊華林碼碯剿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常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

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爲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功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葉也以人情言則令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爲名中以通賊寄贓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爲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讐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於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爲罪或以爲功雖有爲地

方深討者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為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士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必釁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為水手者方傲歌駐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為然其亦可痛也矣今姚源請兵勢當必討固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

之刑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勦治數十
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
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柰何有言當勦者
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既
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
不爲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
利鈍與撥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
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
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卽此三言而事
定矣故先進賊開化賊勢甚連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

東鄉賊方信服欲臣誘殺心亦未安爲守前説耳然不敢自以爲是也特不敢撤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朝廷憫念地方飭泐差官體勘賊情及群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自繁多文案堆積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况忠臣或遠或去而又恥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然臣又慮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憂者即今天旱之久民

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亦竭田禾無收而麥種難下來歲民飢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甚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庄田所通民久之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縣吏等事舉奉成案施行近者責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

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於光棍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從禁革其於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者奏聞朝廷區處不須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禁令惠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附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稔惡不悛及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

乞嚴勅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　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病廢小臣不勝伏枕踴躍欣頌太平之至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罟有大綱提其綱則衆目張故論天下之事自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而有悠久之效其始視之若近於迂緩要其終之所得恐非迫切苛細者可同論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蒭蕘

延敵拔遷易勇計畫奇決取其治蜀之大者七事上陳曰靖番也制夷也訓兵也儲餉也嚴茶也審幾也得人也凡此皆樹循之大節治蜀之先務雖迂談實非委瑣所謂靖番者蓋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襟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以易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氐茂州諸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鷙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為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岡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為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岡鹵

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靑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
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逋者不知
其幾矣古謂饕餮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保官軍
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高擂石以索
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保索求酒食逼取人
事謂之和番又有責負年例人命盜[illegible]失等項銀兩取
之不得則執當事士與之償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
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
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
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

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幵班彪之議叛羌也
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逆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若又遣驛
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
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彊治而以
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
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
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掠不恭而甲
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彊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
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
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

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隷之安撫司五長
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寨復
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
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
今無虞可也柰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
爲梗邇者雖稱兵制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
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爲大息乎爲
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强威足以
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其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
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

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鹽量為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己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為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及今不為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往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

其是之謂與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嶲即邛都黎州即笮都播州即夜郎酉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衞實華民之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僰人曰猓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爲邊邑患邇者募兇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掃平以豐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翕惑夷族復焚刼筠高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刼巳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

自如安得不縱横猾獝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
将賊來則迎遏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絶其歸路則庶乎
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況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濮阿黒
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穫其生
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濮等叢爾小
夷決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穽虎之揺
尾迫於求生也絛鷹之附人苦於饑困也阿黒阿濮既歸
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爾又何足爲乎但經久
之圖則在於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
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没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

則隨復切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勢不能盡撫不能平嘗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爲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伏乞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主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脩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訓兵者蓋周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以司馬而掌軍營所以禁暴安民戡敵靖亂之道也必身習進退之節心存

親附之義曰明旌旗之象耳熟金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足符飛鵠之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堅城戰無勁敵矣程不識之師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之師秦之銳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言制勝之師雖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也不知舟艥之師可以前平關中楊越之卒可以得志泥水是不在乎壤地之南北也孔明所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平蠻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衄故曰兵無強弱惟其練習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土番南連諸夷邇者彊埸不靖

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議者皆曰苗疆地形險阻兵不易服也以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決勝負不獨將帥之得人也驅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日之卒衆能技藝訓練弓馬閑習選閱精嚴不及彼嚴乎不然是在伐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焉今之計莫知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為急也蓋兵貴精而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當十選之精故也吳闔閭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復冀各營衛所定為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強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

盡行選出備造年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
定各管操官不特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
已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撲視
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蘢枝葉蔚茂矛鋋之
地也窮窿險隘阻阨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
約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鋋以刺刀楯以捍蔽所急務矣
宜求是藝精者選立以爲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
而業成者則升爲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
則各相勸激未有不精者矣由是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寇之侵軼又焉足慮也哉所謂

儲餉者蓋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且祭祀賓客供養祿給庶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況興師動衆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可乎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餽餉不絕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今欲制羌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强欲致兵力之强不藉乎他而藉乎倉廩之實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爲常官以姑息爲德收頭利於侵欺倉米出於虛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究運水陸交集不能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而驅

之奸者怨詈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衆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為今之計莫若漸積儲畜俾足支數年之用必無倉卒不給之憂其大要在於督逋稅稽收納而已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稅習以成風久矣其尤甚者莫如瀘州富順銅梁括蒼其一年正額不下十萬餘石所入公家者止有二三分耳使能一一克納十年之間可得者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況加之諸郡縣乎愚謂當先治豪猾大姓可也何也下戶細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黨族或巧於侵欺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稅

之風成矣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以為諸民倡將見豺狼既伏而狐狸自懾矣夫錢糧之有欺弊以稽考之法疎也今當稽納於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奸錢爾其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該倉糧石給與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具各戶糧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各倉監收官每廒各置會簿一扇不得混收難於查盤如遇花戶運糧至倉官擡出硃書監收官用關防私記於上即赴兵備官處掛號仍將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冊令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廒收滿兵備官

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而虛出之弊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廩必至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言儲積備而後可用兵也所謂嚴茶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場於城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

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城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推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沿河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歳額獲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關隘而茶舡遍於江湖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剩迴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

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貢我償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義也我償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為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

戰伐之若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當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無厲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得失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所謂審幾者蓋聞欲成天下之事者在得天下之宜所謂宜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非異術也察於高下之等矣舟之撇漩非神謀也燭於遲速之間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有緩急之時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事勢太輕吾有反重之道時理宜緩吾無急取之

術如此則隨機應變與時偕宜當事之始故不離乎道之中要事之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之天命而不可必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易則自覆勢輕而抑則愈壓時緩而急則早洩時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共其腑臟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以事務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漫渙而疎於急切鮮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

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扼吭而擣其虛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取乃下敎以為羈肋吁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illegible]光圖范陽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斯皆失其機會者也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其幾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頗敝久矣甲兵則鈍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撤而不靜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依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奮振拯委隨疏壅遏刷闇懦鋤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

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狃於常而駭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窾游刃於虛空而磔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幾矣所謂得人者蓋君臣欲有為於天下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刼則盡亡之削山東諸侯一也以鼂錯則致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他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決而斷好謀而成倉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

也幷性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爲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況深有謀略果毅有膽氣足以服衆者使之治兵有斷决之明存乎恕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决識微達變者使之運謀勤敏不懈敢爲者使之幹事如此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推此道也以之理天下亦可也況一方乎不然材任相違必至壅滞不達治具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盈尺之木則膠鶡鵬之翼可以蔽天挼之施於鳩鷃

則累故量才受職乃為得人然猶有督取之道焉取其大體略其小過無為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歟

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臣切照江西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撫州附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場坐落開曠禾稻竹木生殖頗蕃利之所在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每年常來謀求生

理舡運穀石斫伐竹木等項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立産
業變客作主從稅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來歷不明佃田傭
工及稱齋教師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問又糾集大夥
出沒刼掠或因追取債負或稱根捉軍匠往往各於原籍
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經年不絕其各有司又各擅分
治俾曲作直抑是爲非况吉安樂安素稱健訟加以排法
欠平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聚穢間有積案滯獄盖因南贛
二府屬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按察
司雖有兵備在於嶺北吉安府不係管轄布政司雖委兼
官又不得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觖望臣到地方以來

緣見各府詞訟交搆導照大明律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
通行去後旋復阻閣亦緣吉安撫州於臣地非所屬勢難
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地分五道其布政司除管糧
外原設左右參政參議止共四員平時常該數內一員兼
管二道乞勅查照巡按御史稘相題准事例定議該司分
守責任兼管二道聽攜家屬住箚臣於萬安太和永豐永
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
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干涉者聽臣督責若
各縣不行捕獲追究亦聽臣提問不許仍前阻閣則提綱
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彌患於未形矣

地方事宜疏　徐問

伏念臣以迂陋凡才叨膺邊方重寄大懼弗克負荷以紓
皇上遠顧西南之憂其四省邊夷豺虎交穴土官酋目人等交搆吞噬捶剝傷殘夷民困悴已極況連歲用兵征調餽運中間文武將吏貪酷誅求以致行伍空虛倉廩之為軍民害者已嘗廉究釐革凡繕修教演化導撫安防彌之術槩已逐一舉行外謹將地方應議事宜開陳伏乞勅
下諸司通為議請如有可採俯賜施行實為邊方軍民至幸

一互考倉糧以杜姦弊照得四川永寧倉額收永寧宣撫司該納秋糧貴州永寧衛該上屯糧及重慶敘州等府

銅梁長寧等縣該折糧大布俱於本倉上納其糧放永寧衛官軍四川宣撫司首領官吏師生月糧布放貴州永寧赤水畢節烏撒普市等衛所官軍冬三月折色邇來官攢狎於邊境去四川隔遠則監司不能以通歷視貴州隔別則守巡不得而稽查錢糧自爲出納時肆侵漁攬戶任其通同容收輕折及至放糧拴合委官掜故爲破借貸預支凡遇各衛差人關領百計刁難取索賄賂或久候而空返或減尅而不全以致小民膏脂得滿此徒谿壑之欲至於官攢考滿朦朧掜勘竟赴四川給文支吾脫去俱得保全已該前都御史劉士元奏行川省撫按將銅梁縣等折布

糧米徵價解貴州布政司官庫上納外惟該司衛糧仍於該倉上納積弊復然法當稽考合無今後承管倉官攢考滿丁憂等項務要申請貴州撫按轉行該道守巡官弔取卷冊磨算無差別無侵欺借貸情弊且由詳允轉報四川守巡該道方許起送若有未明就便轉行提問其四川該管司府衛門遇官攢給由等項查無貴州撫按衙門查明字樣不許擅自起送赴部如此庶錢糧可清而奸貪不得恣肆矣一處調邊軍以實營伍照得國家防禦莫重於軍充軍之罪莫苦於邊貴州古爲牂牁羅施鬼國外連四省邊疆內接九夷巢穴如都勻衛則近廣西南丹等州普安

衛則聯廣西泗城雲南霑益等州烏撒衛則通四川烏撒府及近烏蒙鎮雄等府永寧衛則通四川永寧宣撫司銅仁府則密近湖廣五寨鎮筸等司俱軍夷接雜實西南極邊之鄙也遞者貴州衛所軍人或到衛身故或隨解隨逃該衛既無實用之軍原籍又多勾補之擾況貴州已極邊陲軍糧折色應該征調空運身佔危亡率多逃移事故所存十無三分之一若復一例改調不慮將來求之尺籍則愈空援之事體又無補合無今後凡遇勾補三次逃軍及爲事應改撥問發邊衛充軍者令酌量地里遠近俱發本省沿邊都勻普安烏撒永寧畢節等處衛所充軍應該極

邊衛分者調發前項沿邊衛所地方哨堡常川守哨永不許與番休息其間發例終本身者待其身終子孫仍補原衛屯窮邊營伍可以少充而各處官司得免遞相勾擾道途亦省供億之費矣一 謹察邊防以杜後患切照貴州地方思南烏撒永寧都勻等府衛所與四川烏撒府永寧播州宣撫司廣西南丹泗城雲南霑益等州湖廣鎮筸地方密邇雖設有土官而跡多兇驁雖僅供糧馬而太半生苗訪得土官及守禦軍職軍人溺近忘遠或與外境土官土人結親往來及通彼處苗人耕種買賣久而啓釁搆禍以致搆兵讎殺殘害地方合無議行廣西雲南四川湖廣撫

按官及各轉行該道守巡官嚴加禁約庶法令嚴明邊防可固而將來構釁之禍或可消矣一節省文移以蘇邊困切照貴州宣慰司并有司所轄皆諸種苗夷不通漢語焉館供費固守前規若文移既多則科派無度官吏有督責之擾夷民苦賫肩之求揆其困窮實難假措合無將貴州各驛傳本冊按季造報者特以夷方為之裁節通於年終類造若唐儒韓愈所論蠻夷悍輕易動以變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遺漏不究切之意庶使夷人困敝可以少紓道途供億之費亦少節矣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十六

馬政

馬政四事疏　儲巏

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姦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覬恩宥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重職一員將所轄

官軍分為三等上等發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減其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椿頭朋銀之例絶其衆輕拋棄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如有倒補轉換事故註冊為照官軍養馬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賤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変乎况查給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累殄可惜

及查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直爲駘易騏驥矣又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典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送官吏科擾所費不貲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視爲文具勞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爲孳生馬冊各衙門每年止湏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

每年三月之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備用馬冊亦止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月就同投遞其點馬簿冊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季報文冊乃欽定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官多令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迎送廩給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裁

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㧾聽約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盖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眞定等府每年觧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觧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縁養馬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馬政利病疏　儲巏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

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地不産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瀆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弘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濫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俵養近折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旌勑 奏請紛然槩議一與牢

不可破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鎮巡大臣又多闒茸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不爲有司剋減必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爲馬伏乞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郎中一

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如有奸弊聽其參
究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脩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変其舊習以圖後効或者
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
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
之地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方乎蓋鎮
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守之官正欲裁之以
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脩飭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巏

看得仁壽宮皇庄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苑家口等里共退出地八百二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軍三千神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鵝淀等處者仍是內官羅全等管業臣等竊見霸州草場地里寬廣水草便利牧地之善惟此為最 陛下留神遠圖興修馬政一旦俯從群議雖母后庄田亦宛轉上白退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 皇度計遠慮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在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遍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常箔鐮票等地觀其所稱 仁至頃畝與原草場相同亦必草場廢地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瀰為淤漲蘆

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其地之美餘悉取葦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又蒙查理是亦　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場放牧孰重孰輕況草場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課起自近年葦箔等地因草場之地也又況近來渾河改從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場相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皇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四十頃御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

薊州安和鄉地方歸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群蹄踐踩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復委本州查對冊籍於各家庄巢周圍充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借前次踏過地土并今退出庄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畝長養良草誠足牧放惟念居民過多日侵月削彼蹱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榜開寫民地四至頃畝於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衆首重治庶杜弊源內有義井寺趂在草場之中四面道理適均今欲議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寺以處領牧之官既免造作之苦且省浮冗之費仍令餘營房馬圈草宜成造若太監陸愷奏討莊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開其地方共退

出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該監太監單
昌奏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社盖家莊地方共
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歸併御馬監牧馬凢
此草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畜牧戰馬以備不
虞薊州一處固為足矣且防其兩水泛漲又設薊州香河
閻莊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此其所以為馬政慮者
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侵種死牧幾廢佗
頹．　天啓聖智達體　祖宗之心大為邊方之慮容納廷
論衙門　宸衷俯命臣等清查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額
固是以慎前休而謀不忘矣然事易於作始難於保終臣

等額自今以往大昭王度奏章中禁條敢言裁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蹊可絶而牧地永存矣

請復金牌舊制疏　楊一清

臣親詣河州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皆其國師禪師各齎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

回紇今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何由列肆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

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也備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大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者六十年甚非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

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貳從此生漸離之因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勘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近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知曲先阿端褚衛遐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脩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物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卒官久不襲替亦

今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
弘治二十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
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
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賚事完造册隨金
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
願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
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威永爲
藩籬之固矣

增種馬疏　　　　　　　　　　　　楊一清

查得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

牧馬一萬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考而原擬養馬定規却是如此臣今徧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為上苑使官得其人政令脩舉各牧養萬馬誠不為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脩城郭及撥為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為中苑黑水苑係其屬苑馬寺選撥恩軍一百六名草場過窄清平

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遂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蕃孳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旣少則孳生遂難收効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虧欠馬匹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

之五年之內可勿前數將來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固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為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於牧養依成效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為生要在不虧其直付然樂售者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盖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值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勑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邇年以來困于虜變困于歲饑困于轉輸困于脩築公私匱竭帑藏空虛別難措處查得弘治二年為因種馬數

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布政司勑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收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差官作急賫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督布按三司于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苑孳牧赴時搭配群蓋依例科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不許似前玩慢以致逋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畜銀兩本為濟邊之用且如各邊奏討銀肆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暫費而大益惟 陛下裁之

楊一清

馬政疏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陜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之荷蒙　孝宗皇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廄羅列[illegible]牧[illegible][illegible]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群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

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知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旣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孳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即苑監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又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後巡茶之官而兼理之

為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虜弗靖戰馬告乏各
邊之例給與寄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
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頃三邊戎廐倒亡相
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
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
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豪
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
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
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五年鹽課俻
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

遂廢以此總制秦宏死馬寺御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
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為改絃易轍之舉患之不熟終不免
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
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
萬五千引小池增二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
車以六石為則有多餘者依律掣追問至於固原慶陽
二鹽場每引仍收卧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
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卻休車霆所奏就
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
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

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

備糧僉事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二十九衛鳳翔守禦千戶等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任行太僕寺分管收支者悉改正照舊其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借衛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左等四衛收完地畝租銀解陝西都司收庫呈巡撫衙門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收庫具呈該管兵備邊備副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地畝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巡官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完納其前項衛所或營堡除原無徵收椿朋銀兩外舊例該收椿朋銀兩衛所營堡俱照舊徵收解部亦聽各該兵備副使管糧僉事等官查考

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紊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矣

咸遂疏　　徐蕃

臣等切惟咸遂之策莫先於脩武備而武備之脩莫要於蕃畜牧臣見往者陝西茶法馬政提督未有專官孳牧或兼於都堂茶課則委之御史體統病於分合之靡常弊端滋於交承之不一令我　皇上專命都御史一員併付以茶馬之事蓋欲盡復　祖宗之良法收監牧之實效但恐振舉於廢墜之後非改絃易轍終不足以成務非擇任專久終不足以有為謹以馬政切要條為五事一併茶馬以

期實用切見茶馬招易濟邊良策但巡茶御史止事一年所易之馬解發於監苑者雖有成數而不及查其虧耗所督茶課積貯於官司者雖有定額而不暇究其美惡非是不行用心蓋緣職任不久也況先後交代陞轉不常稽考難行事勢掣肘伏望　皇上念官多民擾權分責輕將巡茶御史暫且取回而茶馬之事併付本官整理待其事有成效之日仍差御史巡察照依清軍事例三年一換則久任成功矣一為草場以便畜牧凡有侵占必須還官然荒場易處而耕種納粮之地似難遽奪曠野易為而既成村落之所恐難追復必得便宜之權庶有通融之法但有關

地方軍民未免干於撫按轄於分守彼此牽制有礙更張乞勑本官督同巡守審察權變因時制宜務使地復民安公私兩便而撫按毋得干撓則事權專一矣一清軍士以足牧丁凡有逃亡必須勾補但邊徼疲弊官吏因循或誘於別有奉行或視爲尋常故事文移來往動淹歲時乞勑本官將原額牧軍逋逃者立限清勾戶絶者量爲僉補務要人充舊額撫按等官毋得侵預則圉校有人矣一崇勸分以勸賢能切見往者寺苑之官不收才望故其資格淹滯權任輕微雖帶卿佐之銜無異兩司所屬峻崇之階絶望苟且之念自萌今則推方面之賢使居寺苑懸京堂之

爵以待成功賢能奚容不勸乎但恐體任素輕人不知重
欲收豪傑宜稍優崇乞勅本官嚴加采訪先將見任老儒
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量加旌揚員缺用其所推賢否
聽其考察使得準內寺統體照依京官行事不受制於撫
按不降志於兩司則體勢自尊矣一分委任以共事功切
惟馬政興革非止一端分任責成悉周衆務但恐各該衙
門不相統攝文移或急於遵承差遣或逼其約束獨謀坐
運何以成功乞勅本官量於兩司官內選委一二才幹以
佐經畫府衛衙門凡有事干馬政者悉從節制如有賢否
勤惰並聽開具考語類報吏部以明黜陟則衆思兼集矣

馬政疏　麥栩

臣照得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欽撥領養孳牧馬匹給草塲專以供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轄界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正統以來裁革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欽之之需而自後俵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備征驗監苑官吏位輕志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嫚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亦因事勢難為罔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調種

馬一千匹弘治五年支給太僕寺馬價七千兩亦收買種
馬一千匹俱給與二死軍餘領養比時孳生復廣息匹成
群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元等處被盜及廣寧高
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告給騎操走遞數計萬
餘加以軍士循襲舊弊以此虧耗復倍於前今計見在馬
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
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可得乎臣看得巡撫都御史所議
清查軍餘以備孳牧其清出二死餘丁實該精壯者六千
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備其數但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
處則人丁雖多亦復何益切照遼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

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本寺監死軍餘領養馬匹例
該兩年徵駒一匹今各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
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騍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全
不養者蓋因貧難不肯措辦買補惟圖延捱以覬恩宥或
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俾輕便止養兒馬
者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又畏避徵駒借此
影射其養騍馬帶駒多者大率柔弱之人不善夤緣而監
死官吏於前二者受賂徇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
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轉收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
復口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益他馬以抵數則拐巳馬

以逃避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知有死軍俵給之利所以任其弊一至於是莫若通計二死馬匹查照數内堪以孳牧者騍馬依數留下兒馬每騍馬五匹量留一匹其餘老弱瘦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免與騎操通計變出價銀酌量收買騍馬其併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騍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毋即便撥與無馬死軍至於老馬着候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今後兒馬十歲騍馬一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俵給官軍却將轉收馬駒内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變賣者變賣應撥補者撥補則種

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但各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爲少寛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每軍止令領養騍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騍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名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出於四人軍有糧賞餘地則無故裒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遇用呈繳遇有騎操官軍應領馬者有馬給給馬匹無則就將前銀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若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

追徵馬駒限有年頭馬駒價值各從其便似乎強者無所用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眞家矣但各軍衞力有貧富丁有多寡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槩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抳掣抑豈能久而不變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馬數騾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勻俱以四丁為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其隻身軍士或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帖一紙各填姓名在上一造冊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哨瞭役滿之人撥補至若

前項軍餘先於弘武年間欽給草場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侵占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兵部奏差主事晉清前來踏勘給與田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釐故詭譎之徒僞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頃考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亦得以冒田數頃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反有三五匹不等者其於　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本寺宜俟其馬匹分撥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占之弊各令照數查還官每馬定以

畝數仍給帖與照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實豪强不至兼併其於馬政似亦有裨矣

馬政議　　王道

丘濬所論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處置民牧者則恐煩難瑣屑比之今日益增擾亂殊非通變宜民改絃易轍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馬之弊使民一身而應二役有損於民無益於官諸云者可謂洞照其原矣今所處置乃止於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芻秣之費乎所養之馬果可以免於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戰陣之用乎若徒為紛更而前弊不免祇益害耳或曰然

則必於兩直隸河南山東之地置監牧蒐閒田盡變民牧而為官牧而後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開墾以為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閒田可以置監牧馬也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由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蓋國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馬有餘剩生齒未繁而地有餘畝故賦馬於民借民之力以為牧養因地之餘以圖蕃息亦猶古之所謂散之華山之陽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漸生馴至今日為害滋甚有編審之害焉有二役之害焉有輪養之害焉有芻秣之害

馬有顆視之害焉有交免之害焉有印烙之害焉有倍償之害焉而又有官吏之科擾里甲之侵漁影射之奸巧焉百孔千瘡難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坐困矣至其所飼之馬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瘠無一可用盡如仁睿所言者起俵之時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多者四五十兩少者亦不下三十餘兩而後可以免於太僕寺館退之苦前日所養之馬徒受勞費無窮之害而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哉夫國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錢以供應矣又使養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此何謂也為今之計當總計每年應俵之馬其數若干某府州縣若干如有之偏輕之處當

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融而心於之立為定式
某省應俵若干某府州縣應俵若干即於本處見在田糧
數內起取銀其外今水馬二站省然每年照數買馬以起俵
無致閑乏然後之所養無用之馬盡行斥賣解價僕寺收
貯以備買馬之需如此則不失國馬之利而百姓頓除養
馬之害中原赤子當鼓舞聖德於萬萬世矣